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遷奉高宗御容於御製高宗御容所北湖邊盛地立移奉高宗御容所高宗御容所

宋紀一百一

一起著雍沾灘正月盡五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丁亥詔

錄兩河流亡吏士又于沿河給官田牛種以居流民

戊子金萬戶尼楚赫

舊作鉅木可今改

攻鄧州初觀文殿學士

京西南路安撫使范致虛既受命會河東制置使趙宗

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與致虛會于方城因

將其軍偕至致虛之未至也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劉

汲攝守事汲初受命即遣家屬還鄉治兵爲戰守計及

金兵將壓境州兵不滿萬人致虛聞風亟遁詔除汲安

撫使汲宗即位就拜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口歷亦于九月壬寅書劉汲知鄧州今攷趙銍之

遺史則致虛以去年十二月初到官敵至乃遁而汲權

帥與史及家傳不同然乾道六年太常寺擬汲賜諡狀

亦云權京西安撫使則是姓之所云非誤也中興會要

汲死于直龍岡而家傳云語諸將曰國家養汝曹久

不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曹獨死也士皆奮汲募敢

死士得四百餘人乃遣兵馬都監成鼎以兵三千出東

門迎敵斬儀以兵八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

門倚之汲以牙兵四百登埤以望見宗印遁卽自至肅
軍中麾其眾以待敵至士爭死鬪敵爲卻俄而儀亦敗
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汲曰使敵知宣
撫使在此樂爲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自
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大中大夫後謚忠介汲異趙姓
之遺史汲
帥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出戰或以爲
出奔爲金人所掩汲及兩都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
今從家傳姓之又云宗印奔襄陽尼楚
赫乃破城而家傳所書差詳今從之
是日金陝西諸
路都統洛索舊作斐
室今改圍長安先是河東經制副使傳亮
自陝府歸馮翊會唐重除永興帥因與亮俱西城中兵
才千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 已丑直

祕閣謝貺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
招捉賊盜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于關羽廟中論敵兵
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起易殺滾入
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
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貺得而上之詔兵部鏤版散
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遙
郡雖係軍功特旨亦不施行 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
頤浩轉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猶小劫掠婦女
之禍至深願申諭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
中婦女有尙在軍中者乞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 壬

辰金人侵東京至白沙鎮兩守宗澤遣兵擊卻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宣善戰不敢窺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亦僚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迎布部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達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閒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日民始安堵 甲午移揚州宗室于秦州高郵軍命祕閣修撰趙令憲知西外宗正事主管秦州宗子洺州防禦使士從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宗子令憲燕懿王元孫 刑部尙書兼侍讀周武

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既已復官宜竝還其恩數帝納之乃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贈諡碑額其致仕遺表恩澤皆還之是日僉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于金初劉汲既死金得穰縣小吏格某使入城招諭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今日已時攻城城破雞犬亦不留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曹參軍趙某者欲投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爲忠顧死無益柰一城生靈何操許諾乃偕見尼楚赫于城外尼楚赫折箭爲誓遂入城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人令中書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

蔡官失于舉劾者竝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爲崇觀以來賊吏甚取其害民甚于盜賊故條約之

丙申金尼楚赫破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

縣丞任雄翔以城降

金人侵河北州縣軍民皆殺歸朝

燕官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者三世及第有智算問亂卽率燕人之家所有器刃及有馬者皆納之以明不反知州事楊彥明信之未幾有潰兵犯州境者令雄翔措置立出必勝均人亦賴之隨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嘗與彥明日國家忘戰久士卒偷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邊馭之有道猶可支梧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及金人侵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眾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于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案遺史不言均州城破之日金史繫於丙戌之

後北盟會編繫年要錄俱作丙申今從之

丁酉金

人破房州

發墨金史作馬五取房州北盟會編作尼楚赫陷房州蓋尼楚赫乘勝進取房州也會編

紀日與宋史同今從宋史

戊戌洛索破長安守臣天章閣直學士

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
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貴州刺史
楊宗閔嘗爲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纔
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爲守禦計以待外援捨
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兵入境重不
知所爲貽書轉運使李詹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
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
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

報上不足怡逮洛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于是前河東
路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降金時地大震金
人因其勢而入城遂破重尙餘親兵與敵戰諸將扶重
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眾潰重中流矢死之（攷異劉岑撰唐
重墓誌云重守同州守備百出民不加斂而食自足兵
不加募而士自至敵知有備乃引去除永興軍經略安
撫使前帥范致虛提兵勤王流連陝州移書責之日條
關中利害皆中興急務而趙姓之遺史云唐重儒士不
知兵帥關中一路范致虛覆轍諱言兵機惟喜人言敵
兵遠去關中必無虞及金兵入境略無措置城陷自縊
死案重死事甚烈而牲之從事後追議之過陝西轉運
矣其以戰死爲縊死尤誤也今從繁年要錄陝西轉運
副使直祕閣桑景詢判官曾謂提刑郭忠孝主管機宜
文字王尙友及其子建中與宗閔俱死提舉軍馬榮州

團練使陳迪猶率餘眾巷戰嘔血誓眾敵大入死之事
間贈重資政殿學士謚恭愍宗閔貴州防禦使它贈官
推恩有差忠孝嘗師事程頤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
禍忠孝不答遂遇害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作乙未金人破永興軍
今從繫年要錄北盟會編作戊戌

已亥祕閣修撰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
遠爲叛兵所殺初金攻西京昭遠率麾下南去行至陳
蔡間潰兵滿野昭遠猶欲安集之而麾下單弱乃欲擁
之以行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
去何爲叛兵怒擊昭遠死焉事間贈徽猷閣待制後諡
忠愍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爲陝西撫諭使持詔書

賜西夏主乾順從事郎何洋爲大學博士偕行 金游
騎至京城下宗澤示以不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
衍與金人遇于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
去 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黃州引軍東下遂犯
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百絕江
而南將犯京口旣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
馬元穎妻榮氏爲賊所得榮氏厲聲罵賊爲所害榮氏
薨女弟也翼日遇自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錢伯言棄城
去 辛丑入內內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
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

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及申潛善使聞之帝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故有是命右文殿修撰鄧紹密依舊知興仁府初濟南闕守而新知府事張悅遲留不行乃以紹密知濟南府至是紹密留興仁更命中奉大夫劉豫豫阜城人世爲農至豫始舉進士仕至殿中侍御史河北西路提刑後掛冠去避亂真州靖康末落職致仕召還道梗不能赴及是中書侍郎張慤與豫有河北職司之舊力薦于朝除知濟南府時山東盜起豫欲易江南一郡而執政猷其頻數皆拒之

豫快快而去

致異劉豫除知濟南府宋史繫于正月之末今從繫年要錄作辛丑金史劉豫傳云

豫爲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儀真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又楊克弼僞豫傳云豫爲兩浙察訪至儀真丁父憂

因家焉建炎二年起復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代張悅行李心傳辨云豫以宣和六年十二月甲寅自朝請大

夫新判北京國子監除河北西路提刑以致仕召赴闕非丁憂起復今從之

是日金人破

鄭州通判州事直祕閣趙伯振率兵巷戰爲流矢中墜

馬金剖其腹而殺之後贈朝請大夫官其二子 癸卯

金人破濰州時右副元帥宗輔引兵下山東而京東無

帥士大夫亦皆避地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肖

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

士城破中閭門百口皆死守臣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

攷異金史作癸巳克青州癸卯克濰州則以濰州之破在青州既破之後也今從宋史及繫年要錄並作癸卯

宗輔又破青州知臨淄縣承議郎陸有常率民兵拒

守死于陳知益都縣張侃知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後

贈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三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一子宗

弼至千乘縣市民多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潰兵葛進

等擊敗之金人棄青濰去洛索自長安分兵攻延安

府會鄜延經略使王庶在鄜州寓治于是金破府東城

權府事劉遜率軍民據西城以守攷異趙姓之遺史作權府劉洪今據繫年

要錄作劉遜甲辰直祕閣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

帝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

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尋遷允之直龍圖閣時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呂勅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翼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謀亂者進自擒殺之初進既受招其所刺良民有復還鄉里者允之請刺填諸軍闕額帝許之初大臣有薦瀘州

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略隱居鳳翔得旨令津發赴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爲獻乙巳帝劄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其遣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 丁未詔諭流民潰兵之爲盜賊者釋其罪 北京畱守兼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奏磁洺解圍詔尙書省榜諭遂以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權知洺州士瑋爲洺州防禦使 東京畱守宗澤復奉表請帝還京師澤至是凡十二奏矣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降指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念才行難于兼全

一皆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淡
重不可復用人外竝許隨材選任如顯有績效可以補
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前洗仍許擢用 是日兩
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
橋眾號二萬會淵還行在自將數百騎入其寨招之遇
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晚故得降
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爲閤門宣贊舍人守臣錢
伯言乃得還其府遇猶縱兵四劫扈從者危懼戶部侍
郎兼知揚州呂頤浩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
世忠聯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磔于

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金人焚鄧州初帝旣用李綱議營南陽于是截畱四川輕齎綱及聚芻粟甚眾城破悉爲金有金又需百工伎藝人及民間金幣如梃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返師使人諭城中富民令獻犀象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旣出尼楚赫諭之曰大金欲畱兵十萬屯于鄧州爾當供芻粟眾曰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尼楚赫曰爾等旣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它盜若何眾莫對尼楚赫傳令竭城北遷士大夫許調官緇黃歸寺觀商賈使居市農家給

田種作城中傳聞皆大慟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
中人入大寨中後四日擁之而去 是月太學錄万俟
卨爲樞密院編修官卨陽武人也 金人破潁昌府守
臣孫默爲所殺初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郎裴祖德權
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南侵默乞還
保鄆城旣而巡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挈
家爲詞給默暫歸陽翟乃妄申畱守司言默遁去默大
怒劾于朝未報俄金人再侵潁昌默死宗澤乃假祖德
直祕閣知潁昌府

發異潁昌之破繫年要錄云不得其
年月金史作二月癸未今從宋史繫

于正

洛索旣得長安卽鼓行而西進攻鳳翔府隴右

大震夏人諜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爾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爲之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尙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閒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丙辰金再侵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閭中立統領官郭

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金兵大戰爲金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卽斬之旣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某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尙爲忠義鬼今乃爲金游說何面目見人邪摔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畱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邪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戊午金尼楚赫破唐州遂縱焚掠

城市一空

攷異金史作乙卯朔取
唐州今從宋史作戊午

辛酉刑部尙書周

武仲遷吏部尙書兼侍讀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

遷戶部尙書御史中丞王賓遷刑部尙書仍兼侍講時

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儉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言

國家閒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爲

無窮之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與取人

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將帥彊兵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

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來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

請詔武臣郡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爲將者會議者言

三省舊合爲一文書簡徑事無畱滯乞循舊以宰相帶

同平章事詔侍從臺諫議武仲曰今敵兵尙熾軍防兵
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例莫若且依元
豐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冗庶無冗員滯事而得省
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亦言唐制僕射爲尙書省長
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爲相職如復平章事則三省
規制與省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至諸房體統
綱目皆合改易典故散亡未易尋繹儻輔佐得人官稱
異同似非急務矧今行朝事無巨細皆三省樞密院日
再進呈同稟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實已平章矣請俟休
兵日議之 甲子金人攻滑州東京畱守宗澤聞之謂

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
諸將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效死
澤大喜卽以銳卒五千授之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爲
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爲樞密直學士從舊制也
己巳張撝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眾且十倍諸
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
數合日暮敵少卻澤遣統領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
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金兵大戰于北門
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
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眾澤卽命宣權知滑

州且令載擄喪以歸爲之服總厚加賻卹仍請于上贈

擄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金自是不復圖

攻東京矣

癸酉尼楚赫破蔡州

致異金史作癸亥以蔡州今從宋史作癸

酉初金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祕閣孝忠聞之先遣

其家往西平依土豪翟冲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

圍之數日城陷于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達其餘皆

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敵執之贊罵不

絕口而死金人遂焚掠城中而去孝忠爲所執金人見

貌陋而侏儒不知爲守臣乃令荷擔孝忠乘閒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

極憂念屏絕聲樂近緣內侍官失于檢察仍帶前項可
減罷更不差置 丙子金人攻淮寧府知府事向子韶
率眾城守論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
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
率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敵晝夜攻
城子韶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畱守宗
澤乞援兵未至城破子韶率眾巷戰力屈爲所執金帥
坐城上欲降之酌洒于前左右案令屈狎子韶直立不
動戟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等與闔門皆遇
害惟一子鴻得存事聞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沒謚

忠毅子韶子諲兄也

攷異金史作甲戌取陳州今從宋史作丙子又向子韶宋史誤作子

詔今據楊時所撰墓誌增載

戊寅責朝議大夫趙子崧單州圍練

副使南雄州安置初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

宗得子崧靖康末檄文上之詔監察御史鄭穀

攷異案曾宏父

鳳墅法帖有鄭忠穆公書其署名作穀字與宋史同繫年錄作慧當是傳寫之謬

置獄京口究

治得情帝震怒然不欲暴其罪乃坐子崧前棄鎮江責

官安置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宣

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嚮德節度使以平杭賊功

也 攷異王淵授節度使宋史作庚申今從繫年要錄作庚辰

初武功大夫和州防

禦使馬擴聚兵西山既為金所執囚之真定右副元帥

宗望義而赦之欲授以官擴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
既而又言耕田不卽得食願爲酒肆以自活宗望許之
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慶源五馬山寨擴
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辛巳寒食節擴僞隨
大眾送喪攜親屬十三人奔山寨先是聖弟信王榛旣
亡去更稱梁氏子爲人摘茶擴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
制諸山寨兩河遺民間風響應願受旗榜者甚眾壬
午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民籍者爲振華軍以六萬
人爲額卽不足聽募兩河流移之眾毋得過三分皆于
左鬢刺某州振華四字洛索旣破同州繫橋以爲歸

路西下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右大
撾郿延經略使王庶檄召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敵
遠近響應旬日閒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种潜張勉
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
稱觀察使亦起兵于南山下彥仙時爲石壕尉陝府旣
下彥仙獨不去民知彥仙在稍稍至彥仙因以軍法部
勒之于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 三月辛卯金人破中
山府時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破金見居人
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餘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末受
圍至是三年乃破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以司馬

光配饗哲宗廟庭時帝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首篇至孝弟爲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爲言帝感動涕泣侍讀朱勝非嘗奏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悵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初行新法光每事以爲非是神宗獨優容乃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時勞問不絕書成除資政殿學士于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僂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買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

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帝首肯者久之 已亥東京畱
守宗澤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及四
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年故復有是請帝遣中使齎
詔撫諭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先是金都
統洛索兵至旣得秦州隴右大震熙河經略使張浚厲
軍民爲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禦之
自千秋潰歸之餘兵籍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
前軍逾鞏州距熙纔百里惟輔畱軍熟芋城以千一百
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
敵者故恃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會惟

輔舞稍刺其先鋒將哈番墮馬死敵爲奪氣惟輔涇州人也溪間洛索退夏檄隴右都護張巖往追之時帝命御營左翼軍統制韓世忠爲京西等路捉殺盜賊將所部及張遇軍萬人赴西京金左副元帥宗翰聞張巖東出自河南西入關遷西京之民于河北盡焚西京而去由是進得以其眾自山寨復入西京東京畱守宗澤言于朝卽以進爲閤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宗翰畱宗弼屯河閒府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白馬寺以待世忠之至且與進相持旣而張溪以功陞端明殿學士是月石壕尉

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旣集兵會金人用陝降者守陝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趨陝南郭夜潛師自河薄東北陬因所納士以入金兵敗棄陝去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邪事聞卽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營豪髮之私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邵興在神稷山聞彥仙得陝州乃以其眾來歸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信王榛倡義舉兵遣使聞于朝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

磁以爲中軍將澤旣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
人圍磁州急有禁兵有民兵甚眾禁兵恐其勢盛
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
權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
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它有所訴也乙卯世隆
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未法
令上下之閒亦陷沒邪命引出斬之時眾兵露刃于庭
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
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金騎
畱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吾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遙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爲二籍一畱禁中一付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闕于所舉人內摺用之犯賊連坐罪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得舉用議者請也 戊午趙世興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嚮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卽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眾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

南王善者有眾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
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
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
戰陳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時故遼
舊部人日有歸中國者閒有捕獲宗澤選契丹漢兒引
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人以刷君父之
恥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爲信驗
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
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 庚申帝諭大臣
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方孜孜講史若經筵

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臣皆稱
善乃詔勿罷時帝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官某人敷陳
甚善臣今擬獎諭詔書以進帝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
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如此是後不許妄言

乙丑帝諭輔臣曰朕每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
坐而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殿
旁小閣筆視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疏章宮
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子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帝
恭已勤政如此 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
于河南敗績時御營左翼統制官韓世忠至西京會進

及大名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都巡檢使
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右監軍完顏希尹營金兵先知反
爲所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于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
統領官閣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還金乘勝追
擊至永安後澗世忠被矢如棘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
乃力戰得免思恭執中曾孫也世忠還東京詰先還者
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于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
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收餘兵數千人南歸希尹復
入西京 時隴右都護張巖追洛索及鳳翔境上巖銳
意擊敵而熙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欲聽巖節制乃自

別道山巽山出寶雞嚴擁大兵及金人于五里坡洛索
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涇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
遇伏戰不利嚴死之惟輔自石鼻寨遁歸先是端治兵
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秣道不拾遺至是端屯
軍麻務鎮聞嚴死金游騎攻涇原遣第十三副將秉義
郎吳玠據清谿嶺逆拒之將戰其牙兵三百餘人皆潰
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玠隴千人
也左副元帥宗翰聞嚴死自平陸渡河歸雲中左監軍
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聞宗翰渡河亦棄西京去
畱萬戶察罕瑪勒戍河陽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

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于荆南何志同之于潁昌趙子
崧之于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
如康允之于壽春陳彥文之于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
十萬之疆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彥文才復舊官議者惑
焉願詔有司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
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庶幾守土之臣有以
勸懲詔諸路監司限半月條具以聞 金人攻洛州初
防禦使士瑋旣引兵入城金圍之甚密殺鹿角治壕塹
欲以持久困之軍民終不降至是金侵京西陝右河朔
內虛守者稍怠眾以糧盡不可守乃擁士瑋自白家灘

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自靖康後兩河州郡外無救援
內絕糧儲悉爲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洛冀磁相
持久而始破 戊辰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
去章四上旣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請令諸路州縣于近
城十里內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
澤則良民有豐年之望敵騎有還寧之苦方冬水涸卽
令耕犁礮礮則敵騎又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
地分卽乞令依倣雄州開鑿塘濬亦有菱芡蓮藕魚蝦
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爲人工之費詔諸州

相度後不行 初鴻臚寺丞趙子砥從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至中京得上皇宸翰是日子砥發燕山 以皇弟檢校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人渡河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旣見出榛奏事黃潛善等皆疑非眞帝識其字卽有是命擴遷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行上奏略曰臣疏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閫外之事願鑒前世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畢意

攻取今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
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
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晝夜
晝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奪權掣肘每
致敗事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
帝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
終以爲疑乃以烏合之兵付擴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
擴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事變遂以其軍屯于
大名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請乞還京會尙書右
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時旣得信王

榛奏或有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遂
罷景衡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景衡之執政
也凡有大政事必請閒極論楊前黃潛善汪伯彥惡其
異己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京而有此命 丙戌詔
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省請習詩
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
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絢請前降舉人兼習律
義孫子義等指揮勿行從之自紹聖後舉人不習詞賦
者近四十年絢在後省嘗爲帝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
取王氏說帝以爲然至是申明行下 祕書省正字馮

檄獻書于黃潛善曰伏覩昨晚出黃榜詔欲擇日還闕
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北尤以近鄉倍極踴躍
以檄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
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爲避地計今
蔡汴兩河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
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爲得策倘主上
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畱兵將及宰執中詣
練邊事運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爲戰守
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過江于建康置司至于財用
百物除畱贍軍費用外亦盡藏之建康府庫庶幾緩急

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度不可戰守而欲動則動亦
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檄遂寧人也 戊子翰林學士朱
勝非守尙書右丞 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
畱守竝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
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
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
兵太行山卽以彥爲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
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
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
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自畱

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檄報敵勢窮蹙
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
衛滑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
橫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
領各以所領兵分路竝進旣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
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抵禦金人事纔有
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
興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金人駭聞
自相攜貳耶仍乞遣知幾博辯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
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埽蕩若

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陛下中興之功
遠過周宣之世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
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
從中沮之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
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
疏請帝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
雖嫉之潑竟不能易其任發異靖康小雅云建炎二年有旨遣韓世忠之師屯伊洛
劉錫密結河陽之人自青州絕河進兵命澤總大眾自
滑州而北期集于中山府澤聞命欣躍齎金銀兵械繼
悉畢具行有日矣而黃潛善汪伯彥忌澤成功又以姦
計從中止之澤大憤懣鬱久之疽發背而薨此事史及
澤遺事
甲午曲赦河北陝西京東諸路初陝西制置

皆無之

使錢蓋聞金人破長安檄集英殿修撰鄜延經略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拒敵旣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要戰而環慶經略使王似涇原經略使席貢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游騎上清谿旣爲涇原裨將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攻康定圍龍坊庶急遣將斲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峽斲其歸路金人遂去于是洛索盤礴于馮翊河中扼新河橋以通往來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乘敵遑復下秦州

而鳳翔長安皆爲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
自鳳翔歸端端斬之端雅不欲屬庶及聞孟迪李彥仙
等受事廊延皆不樂遂揭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農務
不可失時乃盡撤渭河以南義兵庶不斂兵保險猶以
書約似貢欲逼金人渡河至于再三似不應貢許出兵
四萬亦遷延不行時廊延人以秋濊必被兵多避地者
道出環慶吏兵民皆惡其驚徙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閭
里蕭條矣 乙未詔蘇軾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
恩數時軾孫司農寺丞符以軾政和中復職未盡訴于
朝乃有是命 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渡河

時宗澤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計事彥遂合諸寨兵萬餘人以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諭以京師國家根本宜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卒慤立朝諤諤無所顧避時黃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不敢少忤其意惟慤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踰歲遽歿士民皆痛惜之帝以慤河朔人無家可歸常賙外賜田十頃第一區後謚忠穆癸卯通問使王倫始渡河遂與其副朱弁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宗翰計事金畱不遣時進武校

尉朱勣從弁行宗翰賜以所掠內人勣陽受之逃去宗
翰怒追而殺之 甲辰洛索破絳州權知州事趙某率
軍民巷戰凡六日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許景衡卒景衡罷政而歸至瓜洲得暍疾及京口疾
甚端坐白語曰陛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蒼生爲念
遂逝年五十七後諡忠簡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爲新
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彥旣建請乃以免役寬剩廂禁軍
闕額裁減曹掾等錢供其庸直至是所增徧于東南諸
路遂詔不受庸者人給田三十畝馬軍增三之一議者
恐費不給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役錢槩增三

分從之故有是詔 詔自今見任官有涉疑異志者如
徑行殺戮事雖有實亦坐擅殺官吏之罪卽妄殺平人
以爲姦細者從軍法自軍興所在姦民殺官吏害良善
者甚眾朝廷恐其生事至是不詔條約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聖王之後部堂縣都御總督北湖等處地方務理糧餉等輕軍都督沈編集

宋紀一百一

起著雍沿灘六月
盡十二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一年

金天會
六年

六月己未詔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已

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祠詔不許
仍趣赴行在安國因奏言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而
政事人才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途揆
以愚見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況鎖闥典司封校儻或

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必以憊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請特賜黜責以爲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金初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宗翰好訪問女直故老多得先世舊聞至是金主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完顏勛等掌之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浚有遠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司官屬又論此時金卽不來亦當汲汲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

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畱爲禮部侍郎 乙丑御營

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趙叔近爲

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有所狎妓亂後爲叔

近所取淵銜之及俊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諭

其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

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羣力遽前斫其右臂叔近

呼曰我宗室也語未畢已斫首于地秀卒見叔近死遂

反戈嬰城縱火毆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宐文字

辛安宗在城中爲所害翼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

王明清揮塵錄載王淵所狎妓爲露臺周氏張俊取以歸淵淵以子俊俊不受以遺韓世忠卽彥古母後封斷

國夫人今略之熊克小紀倭入秀州俊以功遷武寧軍
在六月戊辰今從繫年要錄作乙丑
承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
官勒停後十餘年御史言叔近之冤始贈集英殿修撰
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楷諭
旨楷拜詔已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朝有山東路
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最徑第煩
國王傳達金國今三節人自齎糧止假二十八騎楷難
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份至館中具言金人今造船
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
以對應誠曰金人不能水戰份曰金人常于海道往來

況金人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以此可知彊弱
後十餘日府燕又數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等來固
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文公仁
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
十二年矣洪宰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
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畱高麗凡六十有四日楷終
不奉詔應誠不得已受其表而還 己卯言者以爲東
南武備利于水戰金人旣破唐鄧陳蔡逼進淮漢去大
江直一閱耳爲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采石之類凡
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于江之南岸緩急之

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是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爲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倘不靖難于殘暑之前必致益兵于秋涼之後先是溫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瓌旣遁歸朝廷除瓌知鳳翔府東京畱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于熙河奔于本路于女

王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
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竝進雖未能洗雪前
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
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遂自環
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畱夏國幾月
乃與約和罷兵夏用鈞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
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初王瓊之潰也
其屬官王擇仁以眾二萬入長安復爲經略使郭琬所
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使喻汝礪嘗言今朝廷已專
命王庶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

藩方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式遏寇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臣謂使此錢自三峽湖湘平抵建康固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窺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則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 初二帝旣徙中京上皇聞帝已卽位作書與左副元帥宗翰與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

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于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
德光絕滅石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爲它人所有其
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之中有爲人所推戴者蓋
祖宗德之在人至深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
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常遣
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
奉職貢爲萬世之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致異北狩行錄載徽宗此書及秦檜南還又自言此書爲檜所潤色而書詞彼此不同故宋有疑檜爲妄言徽宗無致書之事今攷金史宗翰傳云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臣民必喜萬世利也是徽宗致意宗翰實有其事此時徽宗尚未封昏德公或史家追書之至檜之潤色與否則無從攷矣李心傳云世傳檜在金國已倡和議因是得歸

而未有爲之證以是書次之疑金人知檜
爲上皇草書度其可任此事是以歸之耳

秋七月癸

未朔資政殿學士東京畱守開封尹宗澤卒澤爲黃潛
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
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
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彊敵以成主上恢復之
志雖死無恨眾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度
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遂卒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異于常日澤將歿無一語
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帝還京先言已消日
渡河而得疾其末日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

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
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
俸入稍厚亦不異疇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
安居美食邪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
蒼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
皆相弔出涕初澤旣拘留金使帝屢命釋之澤不奉詔
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
已病虛中攝畱守事遂歸之時帝已除澤門下侍郎兼
御營副使東京畱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
後諡忠簡

攷異澤除門下侍郎見靖康遺事及靖康小雅又熊克小紀云澤諡威愍與宋史異宋史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二
作丙戌宗澤薨
今從繫年要錄

甲申葉穰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

還建州既而又破政和松溪二縣 戊子詔自今士卒

有犯竝依軍法不得剜眼刳心過爲慘酷令御營使司

行下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京城副留

守 甲辰以北京畱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爲樞密

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畱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

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

自宗澤卒數日閒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

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

任會充已除畱守詔以穎直祕閣起復充畱守判官充

無意恢復盡反澤所爲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爲用金人聞宗澤死決計用兵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左副元帥宗翰曰初與夏人約夾攻宋而夏人弗應而耶律達實舊作大石今改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閒竊發以牽制吾師非計也宋人積弱河北不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旣戡西夏然後取宋時宗翰之意欲舍江淮而專事于陝諸將無能識其意者議久不決奏請于金主金主曰康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

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乙巳命洛索平

陝西博勒和舊作婆盧火今改監軍以尼楚赫舊作鋁求可今改守太

原耶律伊都舊作余觀今改留雲中命宗翰南伐會東師子黎

陽津金移宋二帝於上京是月禮部貢院應詞學

兼茂科朝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無錫

人也燕山人劉立芸聚眾攻破城邑所至不殺掠但

令饋糧蕃漢之民歸者甚眾金洛索遣兵攻解州之

朱家山統領忠義軍馬邵興苦戰三日敗之八月甲

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

之寶三曰書詔之寶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

善汪伯彥爲相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
敵國日彊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聖北
狩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
以處至危之地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如
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草茅對策誤不
如式考官罰金可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
黃哲輩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又如吳給張
闡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以言
爲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
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潛善近

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遯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任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日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陞發運其彊悍自專有如此者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于眾兵其收軍情有

如此者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二
聖還期在何時耶臣忝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
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疏畱中不出 承議郎趙
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于都堂且取
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
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
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我
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
和議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
如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

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祗爲鴻臚寺丞已而賜
對嘉獎遂以子祗知台州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
世以田括丁號爲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
察從之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
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
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
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卽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
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等請
每三百斤爲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
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公私便之自揚祖卽眞州置司歲

人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權茶以斤計者

浙東七州八萬

紹興府溫台衢婺明處州

浙西五州四十八萬

臨安

府湖嚴

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

宣饒徽信池太平

江

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

洪領吉袁撫江筠州建

湖南

八州一百一十三萬

潭衡永邵全郴

湖北十州九十萬

江陵府鼎澧辰沅歸

福建五州九十八萬

福建汀南劍

峽鄂岳州荆門軍

福建

廣東二州二千

南雄廣西五

州八萬

靜江府融潯賓昭州

皆有奇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總

爲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

緡鹽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

臨安平江

浙東

四州八十四萬

紹興府溫台明州

淮東三州二百六十八萬

通泰

楚廣東三州三十三萬

恩州廣惠南

廣西五州三十三萬

高廉

欽化率以五十斤爲一石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

雷州

興化軍

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

二總爲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

千七百三十餘萬緡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而四川三

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隸總領財賦所贍軍

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隸

提舉茶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 丁丑金主命以宋

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金主于乾元殿封趙佖

爲昏德公趙桓爲重昏侯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殷
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帝將祀天南
郊命有司築壇于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
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 辛巳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
河北京東都大捉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旣不能
渡河朝廷恐其眾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
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謂成有割據
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爲二一侵泗州
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
陳仗入城宿州人初不之備軍入未半卽有登城者俄頃

縱火焚掠盡驅彊壯爲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矣以前軍史亮反已卽時撫定告于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旣爲金所拘憂憤成疾是月卒于雲中九月甲申京城外巡檢使丁進叛率眾犯淮西進初受宗澤招澤卒乃去時韓世忠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于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庚寅帝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

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卽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帝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意襲自陞降自今勿先進卷子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鄂等二十一人竝令乘驛赴行在祕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士王覺竝令赴都堂審察先是嘗語大臣以從官班列未當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

上亦有召選復用者它日帝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爲言
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
選擇于是戶部尚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尚書盧益舉
朝請郎惠柔民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
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
炳朝散郎致仕王庭芳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
厚舉登州學教授鄒潛御史中丞兼侍讀王綱舉通直
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珪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杞從事
郎朱韓禮部侍郎張浚舉富直柔工部侍郎康執權舉
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

授李諡中書舍人黃唐傅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
中書舍人張澂舉從正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帝問
輔臣今所舉進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
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帝甚喜宗鄂高密人柔民晉陵
人潛浩弟梈邵武人鞏安吉人公彥臨川人諡南昌人
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政和閒虎臣爲永康令部使
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卽請老人憎其去繪像祠之
至是得召 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破冀州
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旣以兵赴帥府勤
王有將官李政者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金人攻

城屢禦遏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無纖毫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于是有數十人以濕毡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事聞贈政忠州刺史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土兵射士隸提刑司卽調發皆無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爲期集費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帝憂勞辭間喜宴從之 冬十月癸丑詔瀕江州縣官渡口竝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竝泊

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甲寅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壬戌詔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南下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擴充河北應援使與世忠俊互相應援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渡河復所沒諸郡次館陶聞冀州已破而金人在博州皆傍徨不敢進其副任重與統制官曲襄魯杜林相繼遁歸擴軍乏食眾詢詢以頓兵不動爲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左都監

棟摩

舊作閣母今改

合兵與擴戰于城南統制官阮師中

北盟

會編不載阮師中今從繫年要錄

鞏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于陳日向

晡清平人開門助金金繞擴軍之背擴軍亂統制官任
琳引眾叛去其屬官吳銖孫懋皆降金信王不知所終
擴知事不集乃由濟南以歸主管機宜文字万俟卨與
敵遇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擴之未敗也左
副元帥宗翰以兵來會聞擴敗遂由黎陽濟河以侵澶
淵守臣王棣禦之不能下進攻濮州時遣韓世忠張俊
以所部兵迎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擴敗也既而言者
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命御營平寇將軍權同主管侍

衛馬軍司公事范瓊代行瓊請閣門宣贊舍人王彥與
俱乃以彥爲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
事卽稱疾就醫眞州瓊并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揚州
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
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
苗傅爲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爲侍御史嘗請先措置六
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帝
納其言遂命六宮隨太后先往忠厚申明應辦事帝諭
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
何以俱億太后比朕雖粗畱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

于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
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于茅舍下同食今不敢
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 京西
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
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畱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
將多不安之馬擴王彥旣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畱守
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榮州防禦使
楊進亦叛以數萬眾攻殘汝洛間翟進謂其兄兵馬鈐
轄興曰楊進兇賊終爲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進率
其軍與楊進遇于鳴皋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

興皆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
先登爲流矢所中馬驚墜暫爲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
官軍官軍遂敗興收餘兵保伊陽山寨詔贈進左武大
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爲留守也日繕兵爲興復計兩
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
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
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爲盜掠西南州縣數載不能
止議者咎之 癸酉金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卒彥宗自
燕京降金金初得平州凡州縣之事悉委裁決及下燕
京凡燕京一品以下皆承制注授其委任如此後追封

充國公諱英敏 丁丑范瓊引兵至京師 江淮制置

使劉光世敗李成于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王德

爲先鋒與成遇于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裒散卒

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曰必大將

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

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悉擒其謀

主陶子思攷異光世破李成宋史作十一月辛巳今從繫年要錄 戊寅金徙昏

德公重昏侯于韓州攷異宋史作八月二帝徙居韓州今從金史繫于十月 十

一月戊子鉅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

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既貶會有旨左降

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
乃移綱澧州居住 已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
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于真泰楚三州至
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帝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
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
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
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帝
又曰昨于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
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惑于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
用之是日光世侂子思詣都堂旣而以火燃于開明橋

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 壬辰金人破延安府通判魏

彥明死之

攻異金史作庚寅取延安府今從宋史

先是金人破府之東城

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諜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略使王庶不協遂竝兵攻鄜延安統制官王宗尹不能禦庶在坊州聞金人攻康定夜趨鄜延以遏其前金詭道陷丹州州界于鄜延之閒庶乃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且遣使十數輩往說諭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之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爲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

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一若敗敵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重輕是以未敢卽行不如直擣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州之三水與玠會于寧之襄樂在渡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西城初受圍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

戰士敵不敢近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乘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閱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破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金人大入彥明率所部力敵坐子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乎洛索怒殺之久之詔贈彥明中大夫官一子彥明開封人也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玘亦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己破庶無可歸乃以軍付玘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端以

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
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後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騎而
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坐帳中端先以衣服趨于庭
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
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變身不
知爲天子變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變身者端怒
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見一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
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卽中軍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
寧州見陝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亮說之曰延安五
路襟喉已失春秋大臣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歸

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意沮因復歸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王玐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玐不應會有告玐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玐謂中孚曰玐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而玐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玐亦不能軍遂將其餘眾還入蜀金人旣破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攻晉寧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州折可求夾攻之洛索聞徽言與可求合乃令人說可求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于城

下微言登陴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乃去金攻晉寧急微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微言西安人也 癸巳兩浙提點刑獄趙哲與葉濃戰于建州城下大敗之濃引兵東走哲遣人招諭濃遂降其後濃至張浚軍中復謀爲變浚執而誅之 乙未金人破濮州初左副元帥宗翰自涇淵引兵至城下意以爲小郡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直犯中軍宗翰跣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翰入其城守臣直祕閣楊粹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翰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

粹中歸城中無長少皆殺之又攻渲淵顯謨閣學士知
開德府王棣率軍民固守金人爲僞書至城下曰王顯
謨已歸汝百姓何敢拒師軍民間之欲殺棣棣走至南
門爲軍民踐死城遂破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鄭建古
亦爲亂兵所殺金怒其拒戰殺戮無遺事聞贈棣資政
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夫建古鉛山人也攷異開德之
破金史在十
二月丙辰據趙姓之遺史
于濮州之後今從之時相州圍久糧食皆絕守
臣直徽猷閣趙不試謂軍民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
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計眾不應不試又曰
約降如何眾雖悽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遙謂

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弗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啟門而納其家屬于井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之以土人皆哀之

攷異趙姓之遺史謂權知相州趙縣丞乃不字行宗室蓋問之不審也宋史作趙不

試要錄云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寅自朝請郎通判相州除直祕閣權州事建炎元年升直徽猷閣知相州與宋史同惟宋史作壬寅而要錄載在濮州破後爲稍異今從要錄

東京畱守杜充聞

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河以沮敵自是河流不復矣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遂以爲奉議郎充軍前通問使果州團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可兼河北北京畿撫諭戊戌行可等渡河見金人于瀘淵時河北軍甚眾行可等始懼爲所攻旣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

亦應募出疆朝廷各官其子弟廩給之然金人知其布衣偕官待之甚薄因畱不遣 庚子帝親饗太廟神主

于壽寧寺

攷異會要云建炎二年不饗廟李心傳云此月壬寅手詔云建祖廟及墮夜氣宴溫風霽

澄霽是則先廟而後郊明矣今從日歷但口

歷載此手詔于元年十一月戊申蓋差一年 壬寅親

祀天于圓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禮畢赦天下命侍

從于廢放黜謫之中舉才幹彊敏之士吏民因忤李彥

朱勔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浙江淮南福建賞給

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

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是日帝自常朝殿用細仗二十

人詣壇行禮

甲辰金人破德州兵馬都監趙叔旼死

之舊制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
兩與薦送者卽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攝之兩路
正攝凡五十人月奉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眞
命後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
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至是踰年無願
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已酉詔蔡京童貫
王黼朱勔墳上剝皆毀之收其田充省計 陝西安撫
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 金人破淄州
初李成爲劉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權州事李某固守
不下成糧盡引去淄人求救于知滄州劉錫會金人來

攻騎軍至城下，溜人望之曰：「滄州救兵至矣！」乃具香花于城上，望塵歡譟。既而知爲敵至，遂降。金人大喜，不入。

城而去。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

斌

致異宋史作史斌贊今從要錄

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

義兵統領張宗誘兵如長安，而散其眾，欲徐圖之。曲端

遣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爲玠所擒。端自擊宗，殺之。玠

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統制軍馬葛進

致異宋史作蓋

進圍棣州，守臣直祕閣姜剛之與戰，城破，爲所害。後贈

剛之奉直大夫。十二月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

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屯奉國寺。

致異要錄引口歷作壬子，今從宋史。

之熊克小歷云傳與楊惟忠比肩如王淵韓世忠張俊
皆出其下李心傳云淵在宣和間已爲大將傳
雖世家然自小校拔起非惟忠淵比也今不敢
庚申

金人侵東平府守臣寶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撫制
置使權邦彥遁去時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自京師
引兵至東平敵眾方盛邦彥無兵不能守遂棄其家與
瓊俱南歸瓊引兵至淮西金旣得東平又攻濟南府守
臣劉豫遣其子刑曹掾麟與戰金兵圍之數日通判張
東益兵援之乃去金卽遣人啗豫以利豫因有邪謀與
東偕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縋城軍前通款 甲子
金左副元帥宗翰破北京河北東路提點刑獄郭永死

之

攷異熊克小紀載此事于十一月戊申今攷趙姓之遺史作甲子與宋史同

初金人攻北

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尹張誼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僭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絕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俘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誼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卽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眾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斲碑殘礎爲礮檣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破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

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眾迎降金人入城宗翰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問宗翰夙聞永名乃以富貴啗之永喚曰罵曰恨不滅爾報國何說降乎宗翰令譯者申諭永永戟手罵不絕宗翰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厲鬼以滅爾曹大名人枉繫者皆出涕宗翰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城中人相與負其屍瘞之永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輕財好義而吏治精明事間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勇節 金人被襲慶府衍聖公孔端

友已避兵南去。軍人將啟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翰問其
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翰曰：「大聖
人墓豈可犯犯者殺之。」故闕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
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輕
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畱守尼楚
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逋錢數萬緡。通
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
赫許之。僧號呼不能自明。竟以焚死。乙丑。金人破號
州。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仍竝兼御營使二人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
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皆稽首謝潛善入相踰年
專權自恣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略與之同由是
金人遂大舉南下 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侍郎尚書
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
事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
人來往山東無所阻羣盜李成輩因之爲亂金左副元
帥宗翰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善汪
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候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
畱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辭多以金緡

使人伺金之動息于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諜知行在不戒亦僞稱成黨以款我師帝以邊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筭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候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帝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帝曰自揚州至瓜洲五十里間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請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帥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浙江之路以備退保帝一日召諸軍議事中軍統制官張俊奏

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于鎮江吏部侍郎
劉珪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
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
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
大率尤以遠斥候揆報爲先別疏論淮甸之路有四宜
取四路帥臣守倅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儲
芻粟繕甲兵明斥候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
再上又請詔大臣以選將治兵爲急凡細微不急之務
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諭京城
守卽日就道至是聞北京破議者以敵騎且來而廟堂

宴然不爲備張浚率同列謁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
且不信乃命浚參贊軍務與頤浩教習河朔長兵